

## 文学作品中的引用

□甘正气

在论文中，引用极其常见，有时甚至不可或缺，但在文学作品中，引用好像也比皆是，往往被人称为“引经据典”“旁征博引”。很多修辞学著作，也将引用作为一种修辞手法，但是从逻辑上说，引用并不能增强逻辑力量，不能借此表明说者的正确性，并且还归类为一类典型的逻辑错误，叫作“诉诸权威”。

很多作家下笔时也非常清楚自己不是在写科技论文，但是为什么要在文学作品中频繁引用呢？

论文中的引用有很多规则限制，例如需要精当，需要注明出处，文学作品和论文一样绝对不能将引用作为借口行割窃之实，但是文学作品中的引用，却很难用是否精当来评判，因为文学作品中的引用意图要复杂得多。

在有的文学作品中，作者会借助引用展示自己的想象力。文学创作比科研论文更少约束，作者可以尽情呈现自己挥笔时的所思所想，这种所思所想有的看似天马行空、不着边际的创造性想象，还有一种就是由此及彼、有所依托的联想，而联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作者曾经看过的书以及记住的书中的句子。

通过引用，展示作者的思考过程和想象内容，能让作品的节奏更加舒缓，也更加富有个性，一方面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娓娓道来、不疾不徐的风气；另一方面能够体现作者岁月的积淀和知识的积累，让笔下文字带着作者阅读经历的烙印，将作品铭上自己的私人印章，借此与别的作家区别开来，这是作者非常乐意做的，作者通过引用一些非常生僻但精妙绝伦的句子，能给人以慧眼识珠的感觉，展现自己不同凡俗的阅读史。

还有一种引用，是作者希望让读者读到更加丰富的内容。

有的作者想让读者看到更多的表达方式。例如，描写一座山、一条河、一棵树、一朵花、一匹马、一只鹰、一杯茶、一碗菜，作者引用前人的诗词歌赋、清辞丽句，是希望读者注意到，作者虽然在描写，但是有的文学家早就写过，而且写得比自己更好，表达得更独特，更巧妙，更精彩，让作者印象深刻，难以忘怀，作者不能自己，写出与读者诸君奇文共欣赏。鲁迅曾经说过：“凡是对于文学，自有主张的作家，他所赖以发表和流布自己的文章的手段，倒并不在作文心、文则，诗话，而在出选本。选本可以借古人的文章，寓自己的意见。”其实，作者不用编辑《昭明文选》《古文观止》那样的选本，只通过引用就可以表达自己的文学批评，被其引用的，就是其推崇的好文学。

有的作者是希望与别人比较，让读者看一看作者与前贤的表达其实各有千秋，让读者自己品一品作者的水平其实也不让于师。这种引用体现的是作者在写作上的雄心。

还有的引用，是作者特意追求的一种绚烂、斑驳、错综、浑厚、宏伟的风格，刻意营造一种富丽堂皇的意象。和上述所说的引用是为了展现作者自己的联想不同，这种大量的引用，则是作者有意激发读者的联想。

这时，作者不是向引用借势，不是想通过引用为自己增高增重，表明自己学富五车、才高八斗，而是制造出一种古往今来、古今中外的贤士名流被作者瞬间招引而来，一起在纸面上聚集的气象，这时文字不再是单调的，人物不再是枯燥的，景象不再是萧瑟的，而是一种热热闹闹、熙熙攘攘、轰轰烈烈的场面，形形色色、奇奇怪怪、老老少少、男男女女一齐登场，从而增强作品的纵深和旷远感，扩大读者的选择面，让无数可能的读者都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内容，从而吸引读者继续读下去。最有代表性的是麦尔维尔在《白鲸》开头一口气引用了几十种书中和鲸有关的句子，从《圣经》到《初級课本》再到《哈姆雷特》，以及霍布斯、弥尔顿、霍桑、达尔文等等，让读者马上感到这应该是一本博大精深之厚作。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的大量引用也属于此类，让读者通过阅读各种引用，产生对于引用内容的联想，从而超越小说本身的文字，获得更多的心灵体验。

还有一种文学作品中的引用，就是作者偏偏不引用文学家的妙语，而引用哲学家、思想家的话，这就不仅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而且是作者为了推销自己的哲学观点。例如杰克·伦敦在《马丁·伊登》中多次引用斯宾塞，一方面是为了刻画书中的人物；一方面也是借书中人物之口，表达自己对斯宾塞哲学的真心喜爱和衷心信服，并且向读者介绍这种哲学。这有点在文学作品中夹带哲学私货的味道，有点像文以载道，如果引用时不够自然，不是恰到好处，而是生硬牵强，就会折损文学的美感。

当然，最常见的引用是作者为了拉长作品的篇幅，为了增加字数而引用，这时，引用的往往是众所周知的名言警句，所以显得像陈词滥调，根据“陈言务去”的创作规律，是完全可以删除殆尽的。很多作者却是陈言“勿”去，全篇堆砌各种老旧的引用，这是应该剔除和戒除的。

## 学术出版的业界翘楚

——我认识的优秀出版人林鹏

□游苏宁

恰逢帝都金秋，在收获的季节中，有幸获赠惺惺惜惜多年的同侪林鹏先生的新作《坚守与创新：科技出版行与思》，在潜心拜读过程中感受颇深，作为时代洪流中同频共振的出版人，相同的经历和类似的人生，使笔者在许多方面感同身受。这本由商务印书馆付梓的煌煌巨著不仅厚度超过500页，而且内容极为丰富，几乎涵盖了科技出版的各个方面。窃以为，这部由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基金资助的作品，也是向科学出版社成立70周年献礼的精品力作。该书不仅全面回顾了中国科学出版集团逾七十载筚路蓝缕的发展过程和所取得的骄人业绩，也真实记录了林鹏从数学专业的本科生成长为中国出版领域翘楚的艰辛历程。这部共计9章的专著涉及的内容包括：科技出版的特征与使命、战略管理创新与实践、经营管理创新与实践、科技图书编辑工作实践、科技期刊建设与实践、向知识服务转型思考与实践、科技出版国际化思考与实践、专业化队伍建设与实践、科技出版趋势与展望。该书的扉页上赫然印着作者撰写的初衷：“我在这里追求理想，我在这里奉献青春，谨以此书奉献给科学出版社。”掩卷遐思，该书是一位胸怀鸿鹄之志的青年才俊毕生献身于中国出版事业的真实写照。在恰逢改革开放的时代洪流中，记述了作者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青年少年到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出版大家，从青丝到白发的恪守初心和不懈努力，在奋楫扬帆、走向世界的征程中，通过建设和衷共济的一流团队，终于打造出国家科技出版的旗帜，并成为其名副其实的舵手。作者及其团队敢为人先、勇于创新而积累的丰富经验和难以望其项背的骄人业绩不仅令人羡慕，更值得同道学习和借鉴。

## 学术出版的业界翘楚

林鹏，1962年出生，先后毕业于厦门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获得理学学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1979年考入厦门大学数学系，1983年初出校门就加入科学出版社从事图书出版工作，直到2023年退休。他毕生仅效力于一家单位，曾任科学出版社总经理、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长期浸淫于学术出版的实践，有助于他总结出学术出版的特征：价值引领、内容为本、质量优先和服务制胜。在出版经营过程中，他始终坚持将滋养社会而非追求利润放在首位，努力为社会和读者创造出荡涤心灵、启发思想、提升文明的精品力作。回首职业生涯，他感慨良多。身为科技出版旗帜的舵手，他不仅付出了辛苦和汗水，通过辛勤耕耘收获颇丰，而且获得职业生涯的快乐和幸福。他坦言，科学出版社的金字招牌，令自己倍感骄傲。如果自己是一名优秀的编辑，这个平台会给你充分的机会，让你的职业生涯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助你更加卓越不凡，这就是平台的高度和力量。他在科学出版社工作近40年，自认为一直在努力前行，因而工作中也有不少心得体会，将其整理成书出版也是自己的夙愿。

林鹏认为，秉承中国科学院的基因，科学出版社始终坚持高层次、高水平、高质量的“三高”特色和严肃、严密、严格的“三严”作风，恪守“专业化、系列化、精品化”的出版理念。在书中，他对自己的心得体验做了梳理和总结，其源流便是在科学出版社主持多年的管理工作，以及近40年来夜以继日的编辑出版实践中获得的成功经验、失败教训和心得体会。它们来源于多重性与冲突性的心理交织、完美的理论和朴素的实践、成功的兴

对于一个喜欢在夜间读书的人来说，光无疑是十分亲切的。因为暗夜里的阅读，离不开闪烁的光的陪伴。它照亮了字里行间深邃的思想与情感，更是心灵的慰藉，驱散了周遭的寂静与孤独。在那柔和而坚定的光芒下，每一个字符都仿佛被赋予了生命，引领着读者穿梭于不同的时空，体验着他人的人生百态。夜读之时，光如同一位无声的朋友，静静地陪伴在侧，共同分享着知识与智慧的盛宴，直至星辰隐退，晨曦初现。

我的童年是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度过的。我读小学的时候，村里还没有通上电，那时我就喜欢上了读书，因为没有电灯，所以每天晚上就在煤油灯下阅读。炕上放一张桌子，是用来吃饭的炕桌。桌子上点了一盏煤油灯，我和哥哥姐姐们围而坐，每个人手中拿着一本书，静静地阅读。母亲坐在旁边做针线活儿，煤油灯着一会儿就会出现火花，母亲就会用针把灯花挑一挑，灯瞬间就变亮了。那微弱的灯火，虽然摇曳不定，却在我们心中燃起了对知识无尽的渴望。书页在昏黄的光影下缓缓翻动，每一声细碎的哗啦声，都像是与古



林鹏

奋和失意的无奈、现实的遗憾和未来的理想等之间的碰撞，这些碰撞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人生复杂性的体现。林鹏认为，在职业生涯中，我们注定要像浮云，只有漂浮在“实践”的天空中才能体现出其存在。为此，他试图将“实践”贯穿该书之始终。从资深出版人的角度，他希望该书能够勾勒出科学出版社金字招牌背后的沉淀和底蕴，以及他们一直坚守的“三高”“三严”的文化内涵，同时也希冀描绘出他们近年来所取得成绩背后的文化使命感。不仅如此，他也非常希望昔日的同事们能够从书中所述的实践和体验中，重温勤力同心取得这些成绩背后的快乐时光，以及在筚路蓝缕中和衷共济创业的激情燃烧岁月。笔者以为，尽管该书阐述的是科学出版社的成长历程，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相信广大业界同道也必将开会开卷获益。

## 科技期刊的旗舰舵手

林鹏在书中的第五章专门以“科技期刊建设实践与思考”为题，用了超过全书1/10的篇幅阐述了与科技期刊有关的问题。他指出，世界一流科技期刊是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学术共同体变迁的亲历者，是人类重大科技成果的记录者，也是带动期刊形态演变的领头羊。虽然如今中国科技期刊总量突破5000种，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期刊出版单位过于分散，单刊体量普遍较小，对高质量成果的竞争力普遍较弱，期刊的学科分布不平衡。据SCI的相关统计数据，第一作者来自中国大陆的SCI论文由2000年的2.26万篇上升到2021年的61.21万篇，其中在国内期刊发表的论文比例却从40.7%下降到5.2%；相反，在国外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比例从59.3%升到94.8%。截至2021年9月，在被引频次最高的1%论文中，我国有4.29万篇，全球占比为24.8%，但其中95%的论文发表在海外期刊上。有鉴于此，林鹏归纳出我国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尚需解决的主要问题：(1)期刊创办或整合的管理模式难以适应学术交流快速发展的需求，亟待形成一套相对合理、简便易行、符合科技期刊出版要求的创办、整合、退出、转型机制。(2)总体而言，中国科技期刊“大而不强、多而不优”，期刊学科和语种分布的整体布局需要优化。(3)期刊的运营模式及出版运营方式难以适应集群化发展的需要。(4)缺乏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科技期刊数字出版与传播平台。(5)研究评价中的SCI导向致使我国优质稿源大量外流。

如今国际科技期刊的发展趋势，已经从印本时代向数字传播时代，进而向知识传播时代发展。期刊的出版与传播处于从出版发布向分享互动、从文章到数据、从信息到知识、从单一纸媒体到多形态呈现的转变过程中。林鹏认为，运营模式的集

## 同频共振的人生挚友

群化发展是主流途径，质量与服务是核心竞争力，数字出版与传播已经成为科技期刊运营的主流形态，出版伦理制度与规范的建设在持续加强。作为中国科技期刊出版“国家队”的领军人物，在中国打造世界一流学术期刊是林鹏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带领自己的团队，在创新科技期刊经营出版理念的同时，依据精品化、集群化、国际化、数字化、专业化的原则，锲而不舍地努力实践并取得令人瞩目的骄人业绩。截至2024年，科学出版社出版期刊631种，包括中文286种、英文308种、中英文9种、法文/法英26种；被SCI数据库收录期刊110种，约占全国SCI收录期刊总数的40%。2014年开始研发的全流程数字化、国际化出版传播平台SciEngine，累计投资逾7000万元。目前该平台集聚期刊450余种，论文总量38万余篇，阅读下载超3800万次，成为国内有影响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期刊传播平台。尽管已经打造出中国科技期刊的旗舰，但林鹏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中国科技期刊还缺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期刊品牌群，经营管理尚未与国际接轨，未能真正实现全球化办刊，实现科技期刊强国的目标依然任重道远。

## 业绩卓著并洞见未来

林鹏认为，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科技创新已成为引领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而科技出版肩负着科技信息传播与传承的重任。他始终认为科技出版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科技出版是科技出版的最终目的。为此，他提出三大核心理念：专业化是发展的根本策略，数字化是转型升级的根本要求，国际化是未来做大做强根本路径。他带领团队打造出三个平台：中国重大科研成果发布平台、中国科技知识服务平台、中国科技“走出去”平台。通过实施内容建设战略、知识服务战略、品牌运营战略、国际传播战略和人才第一战略，已经将科学出版社打造成具有核心竞争力、行业领导力、国际传播力的中国科技出版旗舰，实现了知识服务转型升级，进入世界科技出版前列。回首来路，科学出版社经济实力稳步提升，资产总额从16.71亿元增加到70.91亿元，增幅324.36%。在国际影响力方面，完成了对法国最大科学出版公司EDP Sciences100%股权的收购，真正实现从“走出去”向“走进来”的深刻转变。从2018年到2023年，科学出版社连续入选全球出版企业50强，排名第46位提升至第39位。如今的它已经成为中国综合性最强、出版规模最大、在国内外具有较强影响力的科技出版机构。

作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出版人，林鹏在回首人生经历、总结经验教训的同时，专门辟出一章分析科技出版的发展趋势并展望未来。他指出，当下全球科技出版竞争存在“唯快不破、唯变不败、唯大独尊”的实情。与国际同行相比，我国的科技出版行业经营规模小、期刊出版资源分散、出版市场和盈利模式受到局限，正处于“列强环伺、我独羸弱”的不利局面。为适应新时代要求，中国科技出版必须实现从“借船出海”向“造船出海”“买船出海”转变。对科技出版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未来，林鹏给出自己的洞见：科研范式的变化正推动着科技出版加速创新变革，朝着知识服务与盈利模式受到局限，开放获取和开放科学正在推动着科技出版的内涵发生深刻变化，科技出版未来必将更加开放化、透明化、服务化；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不同行业间的融合正在加快，

推进出版行业与信息技术的融合，是传统科技出版行业未来创新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未来数据获取更加便捷，数据安全必将引起社会更多关注，数据造假等学术不端事件也会对出版行业提出更高要求；当移动互联网逐步成为新时代人们与生俱来的生活习惯，未来的科技创新将日益社会化、开放化、网络化，而且各类社交网络必将推动科技出版为科技创新提供更加密切的关联、互动、共享的服务平台。

## 同频共振的人生挚友

林鹏在科技出版岗位上服务了近40年，几乎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出版的整个发展历程。恰逢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春天，给中国科技出版业带来了大发展大繁荣，也使得他这个初出茅庐的数学编辑赶上了职业生涯快速发展的美好时代，开启了专业化精进的心路历程。1988年他被派往联邦德国VCH出版社学习深造，1995年远赴科学出版社纽约公司工作，两次出国学习和工作的经历极大地提高了他的国际化视野和出版认知，对后来的编辑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一生经历了从传统的图书编辑出版工作到数字图书与科技期刊并重，从纸本书向数字产品转型升级，从立足国内出版发行到国际化出版传播；从一个图书专业编辑到中层管理人员，从业务部门领导到出版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从出版业务经营管理到出版企业战略发展谋划。他深知科技出版的重要性，坚信历史禀赋决定必须走专业化发展道路。他主政科学出版社后，传承并创新出版理念，坚持“高层次、高水平、高质量”的战略定位必须体现为人才队伍的学历水平高、工作能力强、业务产出高质量，体现在整个员工队伍以“严肃、严格、严密”的优良作风为核心的企业文化风貌上。回眸人生，近40年职业生涯中坚持不懈的脚步，在他人生中烙下了出版人的特殊印记。

林鹏在书中坦言：“科学出版社是我工作的全部，更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我投入时间最长的地方。科学出版社培养和成就了我，使我逐步成长为一名合格的‘科学人’。我人生中最难忘、最美好的时光都是在科学出版社度过的，可谓一生荣幸、一生珍惜。”谈到该书出版中的艰辛，林鹏感慨道，事非经过不知难，告别了编辑出版岗位，才从作者的视角看到编辑工作的重要，更体会到作者完成一部作品的艰辛与不易。回眸自己的人生，与林鹏几乎同频共振，我们不仅年龄相仿、职业生涯相同、人生经历相似，都是从大学毕业开始“不务正业”，均献身科技出版工作40年，都是各自单位的业务领导，毕生仅服务于一家单位，无疑都是为科技出版而生的人。在长期的交往中，我们互通有无，相互支持，成为惺惺相惜的人生挚友，尤其在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上市之际，自己也义不容辞地给予林鹏及其团队鼎力支持。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梅花香自苦寒来，在科技出版领域的毕生奉献，使得我们在出版业内获得了多项同样的殊荣，都曾荣获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韬奋出版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入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获得国家院特殊津贴。正是以上这些缘由，才使得笔者对林鹏的新作感同身受，不仅在潜心拜读中获益匪浅，而且在为其成功倍感骄傲中感触良多。

(作者为《编辑学报》副主编)

## 读书人的光

□唐宝民

老智慧的低语相呼应。煤油灯散发出的淡淡油烟味，混杂着纸张特有的清新，成了那段纯真岁月里最难忘的气息。那些夜晚，虽然物质条件匮乏，但精神的富足让我们的心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滋养。母亲手中的针线，不仅缝补着衣物，也一针一线地编织着我们对未来的憧憬和梦想。那段煤油灯下的阅读时光，成为了我生命中最为宝贵的记忆之一，它教会了我坚韧与乐观，也在我心中种下了对知识的永恒向往。一直读到该睡觉的时候，我和哥哥姐姐们就把书本放好，把炕桌搬到一边，开始铺被。等我们全钻进被窝里后，母亲就会把煤油灯吹熄。印象最深的是，第二天早晨起床后，我们姐弟几人的鼻子尖儿都是黑的，那是头一天晚上在煤油灯下读书留下的印记。

用来读书的光，不一定只是灯光，还可以是火光。那年夏天，我和两个小伙

伴在家门前的大河里翻了一个鱼坝，晚上需要在岸边守着，因为每隔一个小时就得去把鱼捞上来。于是，夜幕降临以后，我就和另外两个小伙伴一起来到河边，在岸边的鹅卵石上点着一堆火，我们坐在火堆旁，一边聊天一边唱歌。我喜欢看书，当然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便把带来的书打开，借着火光阅读。柴火烧得差不多了，火光变微弱了，我们便起身又找了些柴火，放到火堆里，火势又旺了起来，书上的字看得更清楚了。火光不仅照亮了书页，更点燃了心中的好奇与梦想，让我在那个夏夜，仿佛置身于一个奇妙的世界之中。随着夜越来越深，河面上泛起了淡淡的雾气，火光在雾中显得愈发朦胧而神秘。那个在火光中阅读过的夏夜，成为了我们童年中最闪耀的记忆之一，永远镌刻在心间。

最近读了一本关于西南联大的书，读

到了这样一件和灯光有关的小事：“王力写过一篇名叫‘空’的小品文，谈到1939年为了避免空袭的危险，疏散到乡下，告别了电灯，点起了煤油灯。后来因为煤油太贵了，买不起，于是又改点菜油灯。无可奈何之中，说电灯比不上菜油灯有诗意，聊以自慰。还说电灯像一切的物质文明，在增进人类幸福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的罪恶。它使人奢，能使人淫。然而被菜油灯搞得痛苦不堪的王力，最后居然奢侈地拉线立杆装了一盏电灯。”

这段经历，不仅是一段关于灯光变换的趣事，更是王力先生在那个动荡年代里，面对物质匮乏却能以乐观态度自处，坚持学术追求的真实写照。

岁月流转，时代的变迁让电灯取代了煤油灯，电子屏幕也逐渐替代了纸质书籍，但那份对阅读的热爱、对知识的渴望，以及那份在特定光线下独有的情感体验，却如同穿越时空的纽带，连接着我的过去与现在，乃至未来。每一次翻开书页，无论是在明亮的光线下，还是在记忆的火光中，都能感受到那份纯粹与美好，那是属于读书人的光，照亮心灵，温暖人生。